



丹尼尔·布罕

法兰西精神

——法国摄影日记（下）

○ 邓伟



邓伟

著名摄影家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荣誉高级会士。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、香港电影金像奖、希腊“索菲”奖、美国“PPA国际摄影杰出贡献奖”等奖项。



丹尼尔·布罕

丹尼尔·布罕 艺术家

思考的节奏

2011年3月15日 星期二

卢浮宫旁边的皇家花园地处巴黎的正中心。在院落广场上，矗立着260根不同高度、黑白纹相间的大理石柱。每天有許多游人会在这里拍照留念，孩子们在这里玩耍，青年们席地而坐，弹琴、聊天，经过的巴黎人时常也会在这儿小坐一会儿，夏季这里也举办露天音乐会。这些柱子被称为“布罕柱”，作者是丹尼尔·布罕。他将当代雕塑与皇宫的历史及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，因此获得了198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金奖。

布罕青年时代学习绘画，在研习期间曾见到毕加索、夏加尔等艺术家。他在学习墨西哥壁画时深受南美著名画家迭戈·里维拉绘画风格的影响。后来他放弃了单纯的绘画，开始创作极简主义风格作品。1986年，布罕创作完成了这件占地3000平方米的装置作品。这些重复交替的黑白线条成为他走出画布以外的视觉符号，延伸了他对事物背后的虚无空间的思考。

他在给我的信中列出了一个月的日程表让我选择拍摄日期，说他没有任何工作室，希望能约在这里拍摄，我欣然答应。我很喜欢这些有秩序感的作品，并在其中创作。布罕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线条进行创作，并一直推广他的艺术信条：除了线，没有其他元素。去年他还为世界著名品牌爱马仕设计了布罕线条风格的方巾。

拍摄时布罕迟到了一会儿，我架好相机在广场上等

他。有两个保安走过来问我：“您要在这里拍照吗？您需要得到批准和授权才可以拍摄这里。”我回答我与布罕先生相约在这里拍摄。“哦，这里是他们做的，当然没问题。”其中一个保安说道，随后他们继续攀谈着天气和度假走开了。

见到布罕时，他穿一件黑色上衣，两袖是白色，袖口由黑白线条组成，这是他独特的趣味与风格，这样的装束也带有他作品中的元素和理念。他个子不高，一副憨厚和藹的样子。他十分在乎自己的作品，不时地用手摸着这些柱子，当他发现一个柱子的黑色上被人贴了一张纸条时，马上用手把它擦干净了。开始他并没有同意我的拍摄方案，他说自己平时并不怎么照相，希望能自然一些，我答应着。布罕的黑色上衣口袋露出了半截红色的笔杆，或许这是他特意添加的一点颜色点缀，我抽了一下他的衣服盖住了这一小块红色，又示意他将半个身体藏在一根高一些的柱子后面，再展平一只胳膊与柱子垂直。他都照做了，但嘴里唠叨着：“这不是我的风格。”慢慢地他开始放松，手抄在口袋里，交叉着双腿，已经徜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。

“今天天气真好”，他说。“是啊，初春难得的好天气，可是我的镜头并不需要这么强烈的阳光。”我说着。因为午后耀眼的阳光，我提前结束了拍摄。布罕主动帮我接过片盒，“我非常迫切地希望看到您为我拍摄的肖像，希望我不会太丑。”他憨厚地笑着说。“我能明白您的工作，谢谢。”布罕与我拥抱告别，与他的见面如同这蓝天里飘动着的云朵一样愉快而自在。



保罗·安德鲁



保罗·安德鲁 建筑师

一颗希望的种子

2011年2月14日 星期一

穿过巴黎巴士底狱广场，转进一条老街口就到了保罗·安德鲁的建筑设计事务所。他的工作室落户在名叫“二月”小院子里的一栋古老建筑中。透过玻璃正看见安德鲁与同事们在讨论着什么……院子尽头的石墙上裸露着法国老式的褐色木条骨架，我想这有几百年的吧。

秘书带我上楼，穿过事务所的大工作间，走在老旧的木地板上发出吱呀、吱呀的声音，我尽量轻地踩在地板

上，生怕打扰别人，但陌生人的到来还是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。在二层的办公室里见到安德鲁，商量后他赞同我的建议，先在楼下院子里拍摄。我选择的背景正是进门时让我眼睛一亮的那几根裸露的褐色木骨架。安德鲁的设计风格现代而前卫，那些作品是在这栋老旧的法式建筑中诞生的，也许正是这样朴素的传统带给了他更多现代的设计灵感。

“可以带上您的礼帽吗？”我问道。“我带礼帽的时候都是穿大衣的。”说着他利落地穿戴整齐，带我从另一端不常用的防火门下楼。拉门的瞬间，顶棚上一根灯管突然掉了下来，安德鲁眼疾手快地接住，顺手立在了墙边。所幸，有惊无险。

开拍时，他关闭了刚接听完电话的手机。老墙的颜色



与安德鲁的驼色外衣非常协调地相融在一起。我将他安排站在两根老木架的中间，请他侧身站立，如同五线谱一般的线条构成了这幅画面的节奏感。

与安德鲁的交谈非常愉快。他很喜欢北京，曾读过老舍的文章，体验过老北京人悠然自得的生活，“天空中飞着的鸽子划出一道弧线，这个场景非常传统，又很现代。”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白色模型，约一米见方，这也是最初设计国家大剧院时的定稿模型。他告诉我：“大剧院的真正设计灵感是来自于一颗非洲的种子。”我想那一定是牛油果的种子，它的形状圆滑而充实。我曾在一个非洲朋友家中见到她将种子浸在水中培养，种子便会裂开、生根。她告诉我在非洲，人们会将生根的种子重新种在土地里，等待发芽，长成一株漂亮的植物，最后会成为一颗茂盛的参天

大树，或许这正是他所说的灵感吧。

安德鲁表情认真地说，他很喜欢这个躺在角落里的模型，虽然现在已经裂开了，但他还是会一直保留着。因为这是他亲手制作的，连同外壳上的线条也是他一条条贴上去的。“中国国家大剧院实现了我所有的设计梦想，除了大剧院的整体设计之外，连同内部的每一块大理石地砖、甚至座椅的布料都是我亲手设计挑选的，我完成了所有的一切。”他看着旁边的模型对我娓娓道来，仿佛在等待那颗蕴藏着生机的种子绽放。

我希望让安德鲁抱着他亲手做的模型拍摄，设想营造一种诙谐、夸张的气氛。只是模型实在太重，73岁的他抱着实在费力，我和助手两个人才将模型靠在墙上。这时安德鲁听了我的建议，脱掉了他的花格子衬衫，露出黑色长袖内衣，添加了一件深色外套。他手扶模型，迎着窗外射进的光线露出一丝孩童般狡黠的微笑。

安德鲁的设计风格简约、现代，他主张建筑应走向未来。我曾在他设计的几座建筑中体会他对建筑的理解，如法国的新凯旋门、阿布扎比的花形机场、戴高乐机场、北京首都机场、上海浦东机场、尼斯机场等等。他的建筑灵感来自于他游历世界，并将感受与灵感运用在不同国家的建筑中，让人们感受到建筑中异域风情的元素。他30岁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后作品已遍布世界各地，尤其是对大型机场的规划和设计。虽然他设计的戴高乐机场2号航站楼的坍塌事故曾一度引起争议，但使用了30多年后的戴高乐机场，仍被人们誉为“有着高品质的完成度和撼人心魄的感染力”。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设计的阿布扎比机场，在干燥炎热的中东地区，人们仿佛在马赛克组成的盛开花蕊中穿梭，置身一个心清气爽的清涼世界。

安德鲁是一个对待艺术创作严肃而认真的人，在拍摄中很配合我的每一个主张，认为这些都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有关。关于他的作品，安德鲁给我写下了一句话：“艺术的功能是干扰。”现代和简约的大剧院正处于北京传统的建筑聚落中，如此的另类和冲突，或许印证了安德鲁的艺术信条。

我们相互致谢并道别。离去时，我站在这个古老的小院中再次回望初见安德鲁的那扇窗，看到衣架上他的黑色礼帽和驼色外衣，我记住了这位友善的建筑设计师。很多时候，我很享受这种彼此能够理解与认同的创作过程，这也是赋予影像生动以外的另一种快乐。



马克·吕布

马克·吕布 摄影家

“马克·吕布中国”

2011年2月21日 星期一

马克·吕布的家和工作室取名为“马克·吕布 中国”。他与中国的缘分已有半个世纪之久，曾二十多次来

到中国拍摄。即便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他也凭着一张为周恩来总理拍摄的肖像，获得了红卫兵的信任和允许。

“对不起，我的朋友，让你久等了。”见面时，刚刚吃完早餐的马克向我致歉，他迟到了几分钟。在他的工作室中，整面墙的书柜都是他拍摄的底片，一排排地按照顺序依次排列，标有拍摄时间、地点，我看到排头的日期是1953年。中间的工作台上放着标出剪彩线的接触印象、小样、待冲的135底片、出版的画册还有一张毛主席的黑



白刺绣像。屋子里到处都是马克的作品，有刚刚放大的黑白照片，有装裱在铝板上的、镶在框子里的，在作品的留白处，有马克的签名和日期。

他的作品印制的明信片，整齐地码放在上百个格子里出售。“我卖我自己的作品。”马克说。自1975年他退出马格南图片社后，就一直出售自己的摄影作品，他曾面对电视镜头说：“我有七个孩子要养活，所以我以卖照片为生。”后来我问他当时退出马格南的原因，戴着助听器的马克并没有回答。“有太多太多的原因了，这是他的选择。”他的助手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我在窗边选择了拍摄位置，请马克就坐。“我要在自然的状态下拍摄。”我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当他面对镜头时，忽然起身，“我要拿着照相机，一定得有相机才行。”边说边扶着桌子向门外移动着脚步。我看到在另一侧的书架格子里有两台莱卡相机，正要递给他一台，他示意不要。“我要拿明天去乡下拍照用的那台相机。”这时，我想起在一个法国的访谈节目中曾看到对马克的访谈，他连跑步时都要拿着相机，当然做节目时他的相机就在手边。等了一会儿，马克取回来一台带机顶闪光灯的自动胶片小相机，他举起相机便开始对着我拍，原来手拿的相机并非是为了当作被拍摄的道具。“我也为你拍照。”马克说，等他放下相机时，我才为他拍摄。他开始有点不自然了，做起一套程式化的动作，开始手托腮做沉思状、之后张开双手做拿照片的姿势，最后双手合十鼓掌一般，马克像做广播操似地重复做了两遍。

天空的云飘过，阳光从窗口射进屋里。我提议去楼下院子里拍摄，马克答应着穿上了一件短风衣，也没忘记带着这台相机。当我扛着机器转身时，马克又举起相机示意我不要动，他又在给我拍照了……

马克在院子里遇见了邻家的一位老夫人，两人开始攀谈起来。老夫人邀请他去自家的花园转转，“我喜欢花草草，请你也一起去看看吧！”马克对我说道。我跟他身后，并没有继续拍照，他的助手小声告诉我，马克平时都是拍摄别人，被拍照应该会有点紧张，他这是故意要放松一会儿。

院子是一座四面有楼围拢着的天井，传统的巴黎建筑样式，黄色的石墙、玻璃窗外高高的木合叶、黑色的铁艺路灯，我想这是一个拍摄的好地方。马克坐到院子的长椅上，自言自语道“这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。”看得出他很惬意。耐心等待马克在小花园里慢慢欣赏完景色，终于走到我希望拍摄的位置，他倚靠在墙边，抬头仰望天空，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右手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照相机。



马克·吕布

摄影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中，他是那种只要睁开眼睛，就要拍照的人。在他的作品里只有黑白世界，他拒绝使用彩色胶片，拒绝使用数码相机，在摄影的世界里，他是固执而坚持的，用一生时光做了这一件事情，这就是我眼前的马克·吕布。

回到工作室，马克用颤动的手，缓慢地为我写了一句留言：“亲爱的中国朋友，我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马克微笑着递给我，他的一行字几乎要占满了一张A4纸。法国媒体称马克·吕布是一个十分羞涩的人，而眼前的他与多年相处的邻居和远道而来的造访者都聊得挺好。马克送我到屋门口，我用门帘挡住了他的半张脸，他笑了。与这位摄影前辈就以这个搞笑的方式告别，再见了，马克。

2011年3月26日 星期六

我从巴比松小镇返回巴黎，收到马克·吕布寄来的四幅他为我拍摄的签名黑白照片和一封短信：

亲爱的邓伟先生，

我非常高兴地寄给您我们见面时的几张照片，那时，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为您拍照，我希望您能喜欢。同时，我祝贺您所取得的成就。

我最美好的祝愿

马克·吕布

2011.3.24